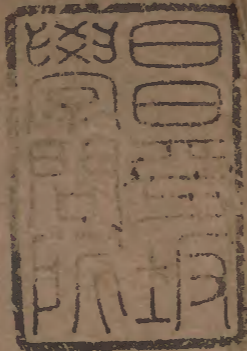


弘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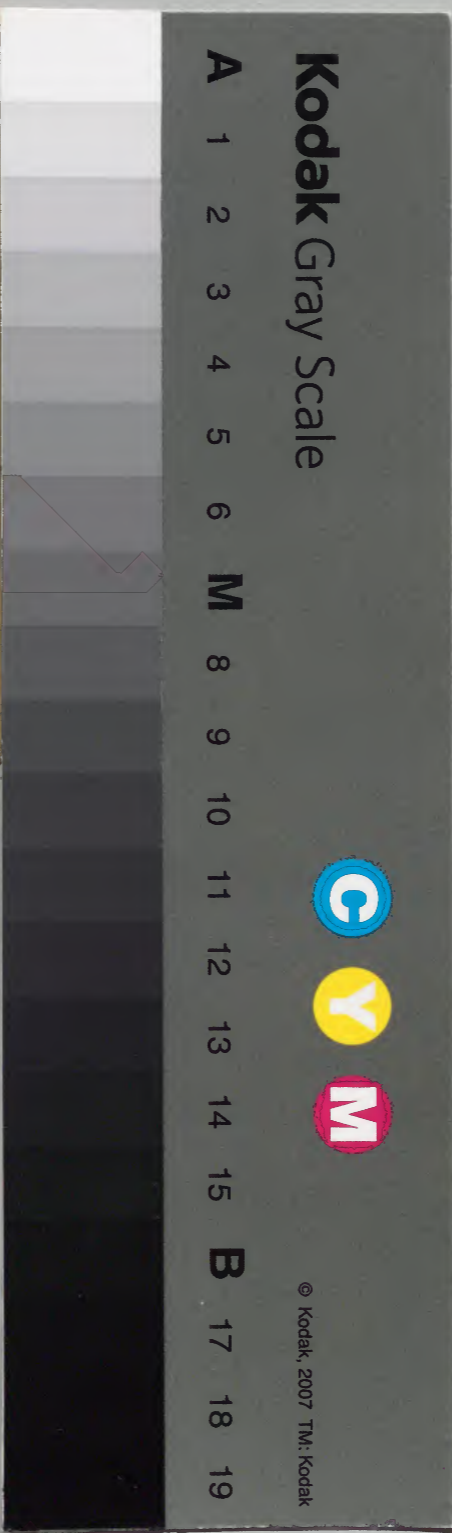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二七	九〇	八一	八〇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二七	八〇	漢書
號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7
冊數	80 (15)	
函號	285	79

十五



文簡錄卷五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仰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關

文翰 唐十之四

淺草庫

韓愈

李翱

李漢

孟郊

張籍

皇甫湜

姚合

王建

柳宗元

劉禹錫

樊宗師

歐陽詹

李賀

吳武陵

元稹

白居易

弟行簡

柳公權

杜牧

弟附荀鶴

崔咸

楊巨源

許渾

李羣玉

王璘

李商隱

溫庭筠

弟庭皓

唐彥謙

鄭谷

胡曾

李顥

羅隱

從弟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郡王

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三歲而



孤養於伯兄會貶官嶺表亦卒嫂鄭氏鞠之從學刻苦比長能通經史百家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遠追楊雄董仲舒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始遊京師授文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爲延譽由是知名登進士初爲重晉宣武推官又依張建封素性真率發言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時務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連州陽山令愛民如子民以父事名子曰韓昂移江陵法曹元和初召權國子博士除河南令歷都官職方二員外郎坐白華陰令柳澗爲刺史閻濟美黨誣不實復降博士嘆息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其文善之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年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時淮西用兵連年國計大耗奏言三州殘困劇之餘當天下全力其

敗可立而待所未可知者陛下斷與不斷耳今日之事利在避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內百姓愁苦近賊州縣賦役繁苛人得爲議以惑陛下倘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重爲弊必深要當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執政不喜會有發其前在江陵爲節度裴均子鏐作文者改太子右庶子裴度宣慰淮西奏爲行軍司馬賜金紫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事平遷刑部侍郎素不善佛以表諫迎佛骨帝大怒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事刺邪持示宰相將抵以死度與崔羣奏謂愈言狂妄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得貶潮州刺史既至上表哀謝帝頗悔悟欲復用之皇甫鏐素忌其直奏且內移改刺袁州愈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殘食

畜產且盡民是以窮數日躬自往視令其屬秦濟授羊豕谿水
作文而驅之其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水涸西徙六十里民以無
患袁俗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沒爲奴婢令悉計庸直贖歸凡
七百餘人爲約禁止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俄克鎮州宣
撫使時方殺田弘正王廷湊阻兵自立勢甚凶愴衆皆爲危之
元稹固留言其可惜穆宗亦詔便宜從事無必入愈至廷湊嚴
兵迓之甲士陳列坐定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
聲曰天子以公材具非常故賜節鉞爲大將豈同賊反者耶語
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而名
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爾見天寶
來凡叛者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亦有居官者乎曰無愈曰田
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亦皆

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
既害其身又殘其家復何道耶庭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
欲庭湊何爲愈曰神策軍將如牛元翼者朝廷不乏顧以大體
不可棄公久圍之何也應聲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
元翼潰圍亦走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遷
京兆尹以兼御史大夫故不臺參中丞李紳劾之愈不伏宰相
李逢吉欲逐紳以爲不協罷愈兵部侍郎紳見帝荷留愈亦復
任吏部長慶四年病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爲人性
明銳不妄詭隨雖權門豪士瞪目不顧慨然以興起名教弘獎
節義爲己任與人交不以榮悴少易勸誘後進多稱薦于時往
往知名故凡經指受皆稱韓門弟子遇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
爲嫁遺孤女而卹其家服鄭氏期喪以報每言世所爲文多爲

排偶所拘。而經誥之指歸。遷固之氣格。不復振起。遂一意深探本始。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唐文自是一變。人莫能及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至他文造端置辭。不蹈襲前人一語。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亦不能效也。迄今文集盛行于世。子昶亦登進士。史臣贊曰。唐興承南北剖分。文弊質窮。天下雖定。及是薰醲涵浸。殆百餘年。愈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刻以樸。剗僞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爲未淳。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宋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明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宗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之

去十餘歲。繁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雖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人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李翱字習之。後魏僕射冲十世孫。涼武昭王之裔。貝州司法參軍。楚金之子。自幼勤學。及長。博雅好古。從韓愈爲文。尚氣質。詞致渾厚。見推當時。登進士。遷累校書郎。京府司錄。參軍。元和初。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建言。史官紀事。類不得實。大抵人非大善惡。皆資詢訪。人不周知。復取行狀家牒。然多浮詞。漫語溢情。虛美自今。但令指事直言。如魏徵則記其諫爭語。足爲正直段。秀實記其擊賊事。足爲忠烈格。不合則不得受。依此上考功。然後下太常。定諡。史館立傳。則賢不肖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又條興復太平大略。謂陛下卽位以來。懷不廷臣。誅叛賊。刷五聖憤耻。自古中興之盛。無以加。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者。若赦淄青

俘口夏侯澄等。本賊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驅之戰。既得生還。轉相告語。賊衆莫不懷德。無肯拒戰。劉悟所以一夕而成大功也。今歲關中不收。哀民下詔蠲賦十萬。羣臣動色。百姓歡樂。又不受韓弘女樂。出李宗奭妻女於掖庭。以田宅賜沈遵。師臣愚不能盡識。謂陛下能行其所難。武德貞觀。不難及矣。今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厚邊兵。以制蕃戎。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此六者。政之根本。陛下若何而不爲其所易乎。俄轉職方考功二員外郎。坐薦者李景儉。斥下除朗州刺史。久之。復禮部郎中。爲人性峭鯁。論議無所屈。常而斥宰相李逢吉。過失不自安。移病出。爲廬州刺史。時旱疫。捐逋繫狎權豪。使以田占租。無得隱貧弱。以安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

改中書舍人。以薦栢耆。使滄州。得罪。左遷少府少監。歷桂管湖南觀察使。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卒。諡曰文。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務該。務該生思思。生岌。蜀晉原岌。生荆。陝州司馬荆生漢。登進士。累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嘗諫。敬宗受波斯賈人獻沈香亭子材。此何異瓊宮瑤臺。又與同列薛廷老入閣。奏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宜出施行。臣恐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勅有司。稍存典故。坐作。古出之典。元幕府文宗。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漢本韓愈壻。少師。爲文長於古學。其剛言亦類之。預修憲宗實錄。爲李德裕所憎。太和四年。李宗閔作相。轉兵部知制誥。遷駕部郎中。八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時李程爲左僕射。上曰。儀注不定。漢議按開元禮及六典。並無左右僕射。初

上丞及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御史中丞已下拜受之文不知此
禮起自何日其僕射師長百寮一語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賈
詡讓官表中一句且尚書今是正長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
尉號三獨坐亦無受拜禮正以皆在朝廷比肩同事惟聖主南
面受拜今若禮數僭逼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尚須釐革况中丞
與殿中御史皆供奉官尤為不可儀制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
是受拜否及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以下拜今並不行議者特
是其言程時入省竟用舊儀尋歷禮戶吏三部侍郎宗閔得罪
出為邠州刺史再貶司馬俄徙絳州長史大中時拜宗正少卿
卒弟澹洗子貺皆登進士潘大中初為禮部侍郎
孟郊東野先生也康人父庭玢崑山尉郊生而端慈長而益
益

一見為忘形交與之實和其為詩刺目鉢心刃迎縷解神施履
設間見層出年五十知遊京師登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
陵城林游蒙霧下皆積水郊常往來水旁徘徊賦詩曹務多廢
李翱分司洛中薦於留守鄭餘慶署水陸轉運判官試協律郎
移鎮興元復奏為軍祭謀議大理評事以暴疾卒年六十四其
友張籍論曰貞曜先生李觀論其所作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
顧二謝云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調補太祝轉國子助教遷秘
書郎由太學博士轉司業歷水部員外郎中生平能為古體詩
多警策之句名於當代裴度令狐楚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韓
愈尤賢重之為人性詭激嘗責愈喜博奕及為駿雜之說論議
好勝人不能著書明斥佛老若孟軻楊雄以垂世者愈答書見

集中稱其為責善君子卒有集七卷世以張水部名之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為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
為人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裴度辟為留守判官度
修福先寺將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
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綵甚厚
湜大怒曰自吾為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三千字字三練何
遇我薄耶度曰不羈之才也笑而酬之

姚合宰相崇曾孫登元和進士調武功主簿以善詩號姚武功
與馬戴費冠卿殷堯藩張籍遊賦詩酬和其得意句云一日看
除日終年損道心後歷富平萬年尉寶應中入為監察御史轉
戶部員外郎連授荆杭二州刺史入遷給事中復出為陝虢觀
察使開成末終秘書監有涵元集取王維等二十六人詩百篇

此詩中射鵬手也

王建字仲初潁州人大曆十年進士除渭南尉轉昭應丞大理
寺丞太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友善工為樂府歌
行思遠格幽所作宮詞百首宗人王樞密以嘗譏訕憾之刳以
宮掖深邃何由得知建不能對復邀為詩以贈其禍始脫沒後
有集十卷

柳宗元字子厚高祖子夏徐州長史曾祖從裕滄州青池令祖
察湖州德清令父鎮遇天寶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徙
家於吳上書肅宗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叅軍佐子儀朔方府
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後終侍御史宗元
少精敏絕倫始為文章下筆構思璨若貝錦晚更卓偉精緻與
古為侔一時行輩咸推仰之登進士宏辭二科授校書郎調藍

田尉擢監察御史裏行王叔文章執誼咸奇其才引內近禁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會敗斥邵州刺史繼貶永州司馬年三十三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悲惻始居零陵龍興寺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過瀟水剪蓬榛蕪搜奇逸勝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泚臺榭總名曰愚谿刻八愚詩於谿石之上雅善蕭俛貽書言人生少六七十者近來日月漸覺益促大都不過數十寒暑是非榮辱又何足道又貽許孟容書深自咎責早歲以忠正信義爲志勤勤勉勉興堯舜孔子之道以利安元元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年少氣銳但欲一心直遂皆所自求矧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所以不能自死亦有大故自以得姓而來代爲冢嗣尚未生子恐一旦填委

溝壑曠墜先緒又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每春秋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惻惻然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闕拜掃者四歲又無子弟爲主獨託村隣頃來寢以益怠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何皆得上父母丘隴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以是晝夜哀憤又先人封殖城西田數頃樹果數百株今已荒穢恐便斬伐家有賜書三千卷存亡不可知切繫心胸以是當食不知辛鹹復思古人無兒盜嫂娶孤女搗婦翁如管仲匡章直不疑劉寬皆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幸光史册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鹵自期必免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賈生斥逐復召見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

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懼怯淟忍下
才末技又嬰痼疾雖欲慷慨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
於今必思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愧力
薄志劣雖屢秉筆神志荒耗前後遺忘讀一傳過再三仲卷復
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忌者終以
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久汨之後文思益深凡居零陵十
年一泉石草木經其品題皆爲人所稱慕想其風流大凡文之
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也元和十年例徙柳州刺史欲
以易剗禹錫播州以改中止柳俗質男女無異袁州亦與贖歸
南方業進士者不遠數千里來從游一經指授爲文辭皆有法
聲名蓋于一時號柳柳州有文集四十卷卒年四十七韓愈評
其文曰雄深雅健以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二子周六周七

終二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柳與永人懷
之者爲立廟愚谿弁羅池愈因作羅池碑以記云

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自稱漢景帝子中山王勝之後七代祖
亮元魏冀州刺史由中山遷洛陽爲北部都昌人世以儒學稱
祖雲父淑仕歷州縣令佐禹錫登貞元進士宏辭二科精於古
文多才麗名重一時梓淮南杜佑掌書記曲蒙禮異從入朝爲
監察御史素善附麗叔文執誼輩待以相器引入禁中與圖議
言無不從轉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兼崇陵判官頗怙威
權中傷端士始宗元不喜中丞武元衡左授右庶子奏侍御史
竇羣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即日罷官韓皋素貴不肯親附出爲
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士不敢指名但稱劉柳
後斥連州刺史在道貶朗州司馬朗僻西南瘴地接夜郎風俗

殊陋舉目無可與語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
祠鼓吹徘徊其聲俗弊乃效屈原九歌作竹枝詞十餘篇以教
巫祝至今武陵谿洞間悉歌其辭先時有詔同貶八人以犯衆
怒雖更赦令輒不得原無何當道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叙用
之悉補遠郡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復言不可止之久以落
魄在湘沅間鬱悒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謫九
年等賦數篇其叙張曲江文集以九齡嘗言放臣不宜與善地
悉徙五谿不毛處今讀其文自內職出始安有瘴厲之歎罷政
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
必致醜惡然後快意哉其忤心失怨陰責最大以是他美莫贖
卒以無後言皆感誠懼近憾猶不釋久之召還欲任南省郎以
作玄都觀詩語涉譏當路不喜復出爲播州刺史中丞裴度

言禹錫有母年八十餘懼極遲必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
陛下之詔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
何可以此論度不復敢言無何帝復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事然
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嘗奏記宰相言天下少士
而不知養材之道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也貞觀時學舍千
二百區生徒三千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乃病無
貴以給凡學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頌宮耳今天下州縣
咸以春秋上下有事孔廟其禮不應古歷代無有是事竊觀武
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兗州孔子廟
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他如立五社玄宗與儒臣
議罷牲牢薦酒脯李林甫不學使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
爲令今以夔四縣釋奠所費槩之天下凡歲費不費適資獻官

餘衣裳餘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其牲牢衣幣
畀所隸州縣并歸太學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廩食增掌故以
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其言亦不能川久之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
觀詩序言始謫十年還京道士植桃甚盛樂如紅霞又十四年
過之無復一存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其言詆切權近聞者
益薄其行令分司東都雅爲裴度所知薦授禮部郎集賢殿直
學士度罷復刺蘓州以政最賜金紫徙汝周二州再遷賓客分
司終以恃才褊心不能久處朝列年益晏偃蹇寡合但以文章
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齟齬復頗多因集其詩以時無
在其右者其鋒森然少敢當推爲詩豪獎許其警句如雪裏高
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月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

春以爲在處皆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
十二贈戶部尚書子承雍亦登進士有才藻

樊宗師字紹述父澤三世皆以軍功顯備宗師少力學多通解
於辭於聲大有所得著春秋傳十五卷魁紀公樊子各三十卷
雜文二百九十餘篇詩賦銘七百一十九然皆必出于心不
襲前人一言一句韓愈稱其論議平正有經據文從字順嘗薦
其材間多奇澁難解目爲樊體放恣縱橫無所紀極始爲國子
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出爲
綿州刺史徙絳州民稱有治績爲人好施與不拘小節家素饒
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或告不給頓且笑曰我道蓋如是也
皆應曰喏後拜諫議大夫命下而卒

歐陽詹字行周晉江人家世皆仕本方州佐縣令徇於俗好不

樂北出仕宦及常袞罷相除觀察使擇秀民能誦書善文辭者
加以禮遇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奇其秀出深加敬愛
勸赴京師舉進士遂與韓愈李觀諸名士聯第闈人登第自詹
始闈中諸生皆推服之聲名著于一時始爲國子監四門助教
其平生事父母以孝待妻子以恩與朋友以信義其文章切深
喜往復自道明辨切實讀未終篇知其於慈孝最隆也與愈友
善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愈爲哀辭
李翱爲作傳有徐晦者初舉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
建觀察使語及詹必爲流涕從子和字降之亦工文開成中
登進士終劉從諫澤潞從事

李賀字長吉系出趙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不信
過其家賀賦高軒過接筆輒就如素所構文雖海內書卷有名
爲人起瘦道行長指不能疾書每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
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先未立題及暮歸足成之且率如此母
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
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不就其辭尚奇詭所得皆
驚邁絕去翰墨哇逕如崇巖峭壁萬仞蟬起當時無能效者樂
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
每談著多爲所取去故世傳者少終太常協律郎年二十七
李益字君虞故相揆族子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
求至征人歌早行篇云迴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天
下皆施之圖繪然少有癡病多忌尅防閑妻妾苛嚴大曆四年
登第辟幽州劉濟幕府進營田副使嘗與濟詩有十年不上望
京樓之句名聞憲宗召爲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美多



陵忽士衆諫官因暴其詩語以爲怨望降秩俄復官遷右散騎
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自叙其文多軍旅之思以世
出涼國或軍中酒酣塞外兵寢投劍秉筆散懷於斯文率慷慨
果厲意氣武勇有西州之遺風
吳武陵信州人擢第不應吳少陽辟與劉軻並直史館咸以才
稱及元濟叛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畧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
不必疑徒取逆名以殄物敗俗不可謂智平生親愛一日連頸
不可謂仁支屬磨滅先竟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內拘若檻穽
常疑死于左右低回姑息不可謂明貞元時諸鎮專地不臣
朝廷資以爵號梁黠者自謂得計元和以來赫然命將盡伏其
辜日者張太尉厭勒自代田尚書知慮絕俗皆爲信臣足下所
與獨齊趙耳以齊言之徐歷其首梁薄其翼魏斷其脛滑鍼其

脈淮南考其術分兵不以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所有彼
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因豎子耳以中山博藁城之險太原乘
井陘之隘燕狗樂壽邢拒臨城清河絕其南乃高斷其北孤雛
腐鼠求責不暇又曷敢以救人哉僕聞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
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狼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
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厚物合德玄宗罰無貸罪賞無遺功
羣帥方且彌兵屯田進房蔡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
其幾何而不踣耶且人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
而論則嬰兇橫不若奉君而勤官守枕戈矛不若兼爵命而
保亂嗣苟能挺知幾之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
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
失寵貴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萬國至廣力不相侔判然可知

假使官軍百敗。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其左右前後咸敵手也。矧諸侯之師咸集。城下環壘。剗塹灌以流潦。一旦變生。肝臟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為醜。子孫所不祖。生為痛恨之人。沒為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又勸韓愈。為度謀取中官所不快者。為監軍歸所快者。於內為吾地。以領諸侯。令辨士持尺書。刻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未破以前。兩月自碛右望東南。氣如旗鼓。示盾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如盤蛇。相交走以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闕六十日。賊必亡矣。天見其祥。宜修事以應之。若以兵誘。泗曲。將一舉可奪其城。後多應其奇。論若此。長慶初。擢戶部員外郎。易直判度支。今

上北邊鹽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武陵諫

曰。今緣邊膏壤。鞠為蕪。比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牒還。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所以不治。在權不歸一。鹽鐵度支一戶部事。今三分其務。西北邊院皆御史員外為之。始命若可信。今又以郎中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不可信矣。更歷旬月。又以郎中為不可信。即再易時。歲明公之為。又豈可信乎。况一使之建。胥役走卒。殆白輩督責。騰呼數千里。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復除太學博士。出為忠州刺史。改韶州。德裕在位。以賍貶。潘州司戶叅軍卒。有所。十三代史駁議。二十。怒。刻。柳宗元俱謫。永州論董仲舒對。一代受命之符。誠然。非。因以著。貞符一篇。及移柳州時。武陵已止。還裴度器之。每為度言。宗元

無子今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其任使得
優游江湖又遺孟簡書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殆半世矣
霆碎電掣天怒不能終劫安有聖人在上舉世而怒人臣邪度
未及用而宗元死

册曰唐文三變韓愈著稱論道不同觀過難憑特憐半世
與罪為朋我今百年莫與朴斲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後魏昭成皇帝十代孫六代祖蠟兵部尚
書爵昌平公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怱南頓丞父寬比部郎中
舒王府長史稹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鄭夫人賢明暨兄句養
衣食不克夙夜強學母親為教授聰悟絕人年十五擢明經第
苦心為文性復穎敏鋒銳二十四登進士乙科除校書郎二十
一制舉居首

視聽者首獻教本書鑒前叔文任等之失欲選正人為東宮官
訓導太子語多不錄帝覽之甚悅由是知無不言又條上十事
一教太子二封諸王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廢政
六次對羣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諸人糾彈九禁非時
貢獻十省出入游畋又論西北邊事皆朝政之大者宰相憎之
出為河南尉母憂服除拜監察御史專心糾違不為規避使東
川還分臺東都益厲風裁常道怒其不庇親黨坐以輕躁貶江
陵士曹參軍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按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
詩什諷誦李絳崔羣皆論其枉量移通州司馬與白居易來往
贈答為詩善狀風態物色一時言者稱元白焉白衣冠士女至
閭閻下里悉傳諷之流聞闕下令狐楚自擅文宗雅知之語以
嘗覽製作所恨不多請盡出所有以豁予懷稹因自見曰稹初

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十餘年來閑誕無事遂專力於詩日益月滋其間感物寓意祇可備矇瞶之風辭直氣麤不敢陳露於人間以律體卑弱格力不揚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風情宛然以多病未能也江湖間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效遂至支離褊淺之辭皆目爲元和體兼以同年白居易雅號攻詩就中馳騫驅窮極聲韻多或千言少亦數百以相投寄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辭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雄自爾爲詩者復相倣效力或不足至於顛倒重複韻同意等前後不殊亦目爲元和詩體司文者往往歸咎於積習以雕蟲小事不足自明始聞相公記意累句已來實慮漢土之精庇之以大厦輒寫古體歌詩至百韻律詩二百首爲五卷伏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

於章句中櫟樨椽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爲無用矣楚深稱賞穆宗在東宮知其名妃嬪左右嘗誦歌詩以爲樂曲呼爲元才子元和十四年遇赦開釋有罪授膳部員外郎長慶初潭峻歸朝出連昌宮辭百餘篇奏御上大悅問今安在即日朱書轉祠部郎中進知制誥延英召對復賜緋朝議以爲特出中旨不關宰相薄之然辭誥所出斐然與古爲作明切純厚大變近體由是極承恩顧寵獎彌深而授中書舍人充翰林承旨學士轉給事中嘗爲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中官以潭峻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列頸相善裴度三疏言二人謀亂朝政帝迫於羣情罷爲工部侍郎而眷顧益隆長慶二年竟排衆議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思立奇節以厭人心會故司空于頔子方于進言有奇士王昭王友明嘗

客燕趙間頗與廷湊克融賊黨通熟可以反間仍自捐家財資其行李稹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又間稹與度有隙誣告以爲結客刺度度轉神策中尉奏之詔三司使韓臯等訊鞫無驗而前謀盡露帝彌加保任罷爲同州刺史兼長春宮使諫官疏太輕心更憐之祇削使名在郡二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月三四遊鏡湖秦望諷咏詩什動盈卷帙與副使竇華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凡居八年放意娛遊不修邊幅以黷貨聞太和初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入爲尚書左丞振舉紀綱出乖公議貶官七年四年復除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暴疾而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子道護始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營護

書三百卷

白居易字樂天六世祖建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有功於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後徙下邳五世祖士通唐利州都督高祖志善尚衣奉御曾祖溫都官郎中祖鎰酸棗華二縣令父季庚建中初爲彭城令嘗說李洎歸國授朝散大夫徐州別駕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襄二州卒自鎰始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居易少敏悟工文章未冠以文謁顧况稱許之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貞元中擢進士甲科補校書郎元和初對制策乙等調藍屋尉爲集賢校理文辭富艷尤精於詩所著凡數十百篇皆意在規諷箴時之病補政之缺往往流聞禁中憲宗方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自以逢時非次拔擢欲罄平生獻疏言拾遺之職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

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原其本
意大凡人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
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故拾遺之制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
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
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
言又職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上納之與元稹
素善切諫積貶有三不可不報四年旱甚建言乞盡免江淮兩
賦以救荒瘠且多出宮人上頗采納于頔入朝獻歌舞內人勸
上不如歸之無令歸曲天下李師道上私錢爲魏徵孫贖故第
言昔太宗輟小殿材所成陛下官贖以賜不可令師道掠美帝
皆從之河東王錡誅求羨財以獻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恐諸
道聞之哀窮生人以求所欲不可復制又孫壽以禁衛勞擢鳳

章節度而張奉國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請罷壽進奉
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闔鄉獄更三赦父死妻嫁無
償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吐突承璀加諸軍招討諫
以四方聞之必輕朝廷陛下忍令後世受作俑之名不聽旣而
兵老不決復上言四害帝以論執彊鯁頗不悅語李絳必斥之
絳奏居易以陛下親擢所以報恩若黜之非所以揚盛德也帝
悟待之如初歲滿請便養兼京兆戶曹叅軍丁母陳夫人喪解
還拜左贊善大夫請亟追捕殺武元衡盜刷朝廷耻宰相嫌其
出位假以人言賦詩不爲母諱貶江州司馬與元稹篇咏贈答
因論作文大旨曰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
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
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

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余始生六七月。乳母抱弄。指示之。無二字。雖百卜不差。知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苦志進士業。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科試。亦不廢詩。當時見者。雖稱爲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十年之間。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邇來檢討新舊詩。謂之諷諭。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獨善之義也。其餘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幸然成章。非平生所尚。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

後人始貴之。時多信其自叙。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文。載舊史。俄轉中書舍人。命持節。魏博宣諭。田布遺縑。不受。深州圍急。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貲餉。每道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之。光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路解深州圍。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乘隙夾攻之。書奏不聽。旬外爲杭州刺史。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變李泌六井。民賴以汲。久之。以左庶子分司。東都移蘓州。病免。文宗立。召爲秘書監。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大和初。連授太子賓客。分司。俄拜河南尹。開成初。改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當二李黨興。權勢震赫。

終不附離。惟放意。文酒完節。自高。復當擢用。皆幼君。偃蹇益不
合。遂無意功名。與弟行簡。敏中友愛。所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
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號醉吟先生。仍自作傳。晚慕佛法。經
月。不茹葷。稱香山居士。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嘗與胡杲
吉。收。鄭據。劉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人。慕之。繪
爲九老圖。復與劉禹錫。酬咏齊名。號劉白。有文集七十五卷。經
史事類三十卷。無子。以姪孫嗣。至敏中。爲相。請諡曰文捨。第爲
佛寺。東都江州人。皆爲立祠。行簡字知退。敏而有辭。後學尚
慕詩賦。尤稱精密。擢進士。辟盧山。劍南。東川府。入朝。授左拾遺。
遷主客員外郎。代韋嗣判度支。終郎中。有文集十卷。

柳公權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尤苦心書藝。元和初。授
校書郎。李聽辟夏州掌書記。穆宗嘗於佛寺見其筆蹟。愛之。因

入奏事。卽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遷右補闕。司封員外郎。
問以用筆何由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時上政僻。知
其筆諫。改容謝之。歷敬宗朝。咸侍禁中。兄公綽以爲頗類。工視
致書宰相。宗罔願改散秩。遂歷右司司封。兵部三郎。中兼弘文
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仍充書詔學士。每浴堂召
對。必繼以燭語。猶未盡。從幸未央苑。中駐輦。謂今春邊士已給
春衣。卿可賀我。以詩迫其口。進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春未得
歸。皇恩思報處。春口得春衣。詞婉切而麗。上悅。激賞久之。又於
便殿與學士大臣同對語。及漢文帝恭儉。帝舉衣袂曰。已經澣
濯者。三衆皆贊咏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問之。對曰。方今急務
要在收攬權綱。無使下移。進賢退奸。納諫諍。明賞罰。服澣衣。
乃小節耳。周墀在列。爲之股慄。帝見其辭氣不可奪。謂曰。故事

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裁屈爲諫議大夫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帝問近日外議何如對曰自郭峻除授物議頗有臧否帝曰峻尚父從子皇太后季父在官無過白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對曰以峻勲德攸宜外人祇言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未知信否帝曰誠有之然入宮木叅太后非爲獻也公權曰瓜李嫌疑何能戶曉因引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卽令南內使張日華送還之其忠言匡益類此俄遷學士承旨武宗卽位罷授右散騎常侍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引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德裕不悅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復爲左常侍國子祭酒歷工部尚書咸通初改太子少傅居三二品班三十年又進太保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生平博貫經術尤

精左氏傳國語毛詩尚書莊子每說一義必誦數十百言其書法初效王氏諸人後遍閱近代體勢勁媚自成一家嘗因夏日文宗召與學士丁哀等五人聯句帝獨以爲辭清意足命題於殿壁畫徑五寸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宣宗召至御座前授以三紙令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書真行草三體凡二十九字帝尤奇愛賜錦彩銀器其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備鍾王歐虞褚陸諸體尤稱得意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其手筆以爲不孝外彙入貢多別署貨貝以購柳書所積鉅萬多爲主藏豎所竊惟筆硯圖畫自扇鏹之常評硯以青州右墨易冷未爲第一絳州黑硯次之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云聞樂令人驕怠故也

杜牧字牧之宰輔佑孫從郁之子善屬文爲阿房宮賦人所傳

誦吳武陵薦於典貢崔郾請以第一人處之登進士制策二科授大理評事表沈傳師江西團練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掌書記擢監察御史陞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所繫天下輕重嫌言不當位名爲罪言其畧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太廣離爲幽并總屬山東程其水土與河南常重十三故其人沉鷲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五種本兵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兵所以恆強天下詳往聖立名初意謂恃強不循理冀他日必破弱又冀其復強大也并者力足以并吞也幽者幽陰慘殺之義自黃帝起帝王多居其地蚩尤始爲兵階以後齊霸非一世晉常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鄴魏武舉官

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至宋武號英雄得蜀與關中盡有天下十分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塞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隋文非宋武敵也以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由此言之山東不得王不得爲王霸不得爲霸乃使猾賊得之豈不爲天下亂耶天寶禍起李郭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盡天下力不得尺寸因此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目以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委四莖日熾天子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惟山東不服一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怙泰耶抑人謀之未至耶今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然不得山東兵不

可去。及今上策莫先自治。夫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盟津襄鄧安黃壽春十餘所皆戍厚兵纔足自護實不敢輟一人以他使致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獨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百城耳較之往年土地人戶財物用兵豈不綽綽乎。然而法令制度品式條章賢才搜選姦惡捨置并障戍車馬鎮守干戈非閭阡陌倉廩財賦果皆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賊爲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非謂其地強人以其地形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以取趙。烏可越趙以取魏。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在山東爲最重。齊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孟津一百五十

重陣壘相望。朝駕暮戰。賊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叛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最下策爲渡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夫兵多粟多。毆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不毆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賊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習見皆爲叛之事。以爲正當如此。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爭勝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郝士美在先繼以杜叔良李聽皆食盡且下得食復振。故曰最下策也。李德裕素奇其才遷左補闕兼史館修撰歷膳部司勳二員外郎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前代出塞常

以秋冬其時正當弓勁馬肥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酒泉步兵出其意外。一舉可滅。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復移書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南。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率留兵就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遲也。俄而澤潞平。畧如牧策。歷黃池睦湖四州。刺史入除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爲人剛直有奇節。自負經濟材畧。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有樊川集二十卷。并注孫武子十三篇。其於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杜甫子德祥。官至丞郎。有妾嫁池州士人杜筠。生子荀鶴。字彥之。早有詩名。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時。危勢異。復還舊山。宣州田頔重之。頔起兵。陰令通問大梁。朱溫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有唐風集三卷。天祐初卒。弟顓。字勝之。文與牧相。上下舉進士。授秘書正字。奏爲浙西賓佐。時德裕方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太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自少病目。以喪明卒。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銳。佐李抱真爲澤潞從事。終給事。中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未來事。銳館之於家。辭去曰。我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爲志。及咸生。果有黑子。卽以盧老字之。旣冠。長于歌詩。棲心高尚。志在林

壑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或遇風景晴明花朝月夕吟意愜
適必悽愴霑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登進士宏詞二科鄭餘慶
李夷簡咸辟賓佐待如師友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
重敬宗欲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自興元隨表入覲李逢吉陰
共劉栖楚駕肩排度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栖楚外作側媚
之態曲躬耳語以求度權戚嫉之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人
囁耳度笑而飲之其直諫若此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晝與賓僚痛飲夜閱簿
領剖判決斷無毫釐差繆胥吏服以爲神入爲右散騎常侍至
秘書監卒有文集二十卷

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登貞元進士太和中爲河中少尹入拜
尚郎與白樂天元微之唱和稱其善叙事理常以三刀夢益州

一簡取遼城得名故樂天贈詩有云早聞一簡取遼城翻翻雖
深有故情又云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平後有集
一卷

許渾字仲晦丹陽人宰相闈師後登太和進士爲太平縣令後
辟監察御史歷睦郢二州刺史以疾乞歸有丁卯集二卷韋莊
評其字字清新句句奇特可比十斛明珠稱量不盡也

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工書善音律喜急就章裴休觀察湖南
厚延致之大中間以處士詣闕上表并進詩三百篇宰相崔鉉
除弘文館校書郎後歸空陽經二妃廟題詩云黃陵廟前春已
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歸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題罷
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果卒先是嘗與長沙王璘相
遇嶽麓寺璘詞學富贍羣玉待之淺問汝何人答曰日試萬言

王璘乃請與聯句璘略不佇思坐上始屈璘後忤宰相路巖不第放歸以終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人世勣裔孫曾祖叔恒登第終安陽令祖
備邢州錄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文弱冠以所業干令狐楚悅
其奇雋特禮貌之令與諸子遊署爲汴州巡官給資裝隨計上
都登進士授校書郎調弘農尉又中書判拔萃河陽王茂元愛
其才辟掌書記擢侍御史因妻以女宗閔黨惡茂元德裕所厚
不調久之更依桂州鄭亞以爲觀察判官權水部員外郎令狐
綯復惡其背父援引之恩放利倫合共排逐之大中三年入朝
京尹盧弘正奏署掾曹典農奏從黃徐州爲掌書記府罷復干
綯補太學博士辟柳仲郢劍南東川節度判官終於工部郎中
生平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誄奠之辭初爲文瑰邁奇
古不喜偶對以楚善章奏得其指授自是始爲今體凡儷偶有
長短而繁縟過之與溫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自稱
玉溪子有樊南甲乙集各二卷長於律詩詠史尤精當時號西
崑體弟義叟亦進士累爲賓佐

溫庭筠彥博裔孫本名岐字飛卿少穎敏才思鋒麗苦心硯席
長於詩賦韻格清拔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成八韻
遂以八义爲名與李商隱聯對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卽
應聲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又金步搖對玉條脫白頭公對
蒼耳子京師人士翕然推之號稱溫李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
多爲側詞艷曲逐絃吹之音與貴胄無賴捕博酣醉素以無行
爲舉人假手因是不第大中末上書干言授隋縣尉嘗譏宰相
令狐綯無學不得進轉方城令徐商鎮襄陽署爲巡官復依商

揚州不得意卒有集五卷漢南真纂十卷并握蘭金荃等集並
傳于時子憲進士弟庭皓亦有文名咸通中從事徐州龐勳
逐崔彥魯脅為表求節鉞不從被害詔贈兵部郎中

唐彥謙字茂業祖次父持彥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
音樂博飲之技無不出於輩流尤能七言詩少師溫庭筠得其
清峭遭亂不第辟王重榮河中從事歷磁絳澧三州刺史重榮
敗貶漢中掾曹楊守亮復署判官至副使復刺閬壁二郡卒有
詩數百篇號鹿門先生集

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故永州刺史之子幼有名譽司空圖
見而奇之撫其背曰當為一代風騷主遊舉場十六年著述千
餘首薛能李頻不以晚輩見待僖宗光啓二年登第授郢縣尉
乾寧中為都官郎中退歸仰山書堂卒有宜陽集二卷時止

三峯朝謁多暇寓止雲臺道舍拾墜補遺為詩歌三百首既成
名為雲臺編多傳誦之

胡曾長沙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高駢鎮蜀辟為掌書記時南
蠻飛一木夾欲借錦江飲馬曾以檄報之謀遂折王衍宴飲無
度作詩諷之衍怒罷宴有詠史詩一卷安定集十卷行世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覽善屬
辭尤長於詩師事姚合有集十卷不遠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
挹以女妻之擢進士調秘書郎為南陵主簿再判入等遷武功
令有神策士尚君慶通賦不納肆暴閭里頻密摠比伍與競伺
叩縣廷質卽械送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
猾屏息一縣大治方歲饑頻發官廩庸民浚渠按六門廢堰故
道斲水溉田年穀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

法不阿累都官員外郎建州刺史會亂多盜頻治以禮法更布
條教民賴以安俄卒于官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為立廟黎
山歲祀之至宋錫王封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容貌寢陋隱居池州梅根浦自號江東生
工詩長於詠物為宰相鄭畋李蔚所知光啓中錢鏐厚禮之辟
為錢塘令懼其加害不得已就之後歷節度判官副使朱溫召
為諫議不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學隱為詩與通譜系自號其
文為偷江東集表授給事中令獮紉子瀉登第隱以詩賀紉喜
曰吾不喜瀉登第喜得隱詩耳其為人所重如此年八十餘卒
有甲乙集十卷從父則為鹽鐵小吏生二子鄰虬鄰尤工七言
詩虬詞藻富贍與齊名世號三羅然隱才雄醜疎鄰才清而繳
遭亂仕皆不顯

册曰元和再盛氣象將闔元白奮蹤天地濩落而今而後
同歸大莫

劉感蛟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首子豐生之孫武德初為驍
將軍鎮涇州薛仁果舉其國之嬰城在守會城中糧盡殺兩軍
馬分與將士眾感泣以馬注和木屑吞之果無降意城陷而

法不刑累都官員外郎建州刺史會亂多盜頻治以禮法更布
條教民賴以安俄卒于官父老相與扶掖葬承樂州為立廟終
山黃祀之至宋錫王封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容貌長西登居池州梅根浦自號江東生
王詩長於兵初為將日即被李勣所知光啓中錢鏐厚禮之將
為後唐令隱其口誓不背已死之後歷節度判官副使宋淵召
為諫議不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舉隱為詩與趙諶系自號其
名不與諶同諶表授給事中令麻制了高恣馳驅以詩贊納其
名諶不與諶同諶表授給事中令麻制了高恣馳驅以詩贊納其
名諶不與諶同諶表授給事中令麻制了高恣馳驅以詩贊納其

同韻大莫

卍曰示味再盜康寔深闢示白奮繼天此蕤蓉而今而

弘簡錄卷五十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唐十一之一 忠節

劉感 王行敏 盧士敏 李玄通 羅士信 李育德 李公逸 張善相

敬君弘 高叡 子仲舒 妻秦氏 許欽寂 弟欽 明 成三朗 尹元貞

王孝傑 蘇安恒 俞文俊 安金藏 王同皎 孫潛 燕欽 融郎 岌

顏真卿 從兄果卿 春卿 從子 泉明 袁履謙 賈循 父會 從子 懸林 張巡

許遠 南霽雲 雷萬春 姚闡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高昌王豐生之孫武德初為驃騎
將軍鎮涇州薛仁果舉兵圍之嬰城拒守會城中糧盡殺所乘
馬分啖將士衆感泣以馬汗和木屑吞之舉無降意城垂陷值



長平王叔良來救賊乃解去復與叔良出戰爲賊所執還再圍城驅感至城下令語城中援軍已敗徒守何益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僞諾至乃大呼曰賊大饑亾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城中勿憂各宜勉以忠節仁杲大怒開窟埋半身土中環而射之至死聲色益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追爵平原郡公食二千戶諡忠壯詔子襲封賜以田宅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歸高祖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寇并州上黨取長子壺關刺史郭子武懦不支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會有告其謀反遂斬之賊圍悉儲備空乏州民陳正謙素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人乃自奮賊去後收寶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一亭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

卒屈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痛悼又有盧士叡者與高祖舊隋亂客韓城結納英豪聞義師起率衆數百上謁汾陰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又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郭士叡率衆拒戰衆見親屬係鹵皆無鬪志乃潰士叡爲賊禽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又藍田人李玄道爲隋鷹揚郎將率所部歸義拜定州總管亦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用爲將冀曰吾荷國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致陷敗當守臣節以忠報上烏能降志臣賊耶拒而不受囚之故吏有餽餉者縱飲一醉給執刀守者曰吾能舞劍可試一觀守者借與之乃慷慨悲歌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向不能保所守尚何面目存息世間耶潰腹而死帝聞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其人軀短而悍大業中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寇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討擊士信年十四請自効須陁視其形容疑不勝甲士信怒請被重鎧具左右韉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維水上陁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斬一首擲於空中以矛承之戴以畧陣賊皆披靡無敢充因而奮擊賊衆大潰每斬一級輒取其鼻納懷中陁還爲驗須陁歎賞卽以所乘馬遺之自後凡戰必從須陁先登以爲常煬帝遣使圖其狀上于內史後須陁爲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素相結好仁基卒爲出財斂莖北邙期其日我死當墓其側俄署總管卽統所部討王世充躍馬突進身被重創見獲世充愛其驍勇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又得酈元真等稍見疏斥乃率所部下餘來降拜陝州道行軍總管每與世充戰出爲先鋒入爲

殿後有獲悉散戲下脫衣解馬無吝以故士咸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不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怒夜伏甲遣人携婦女嬰兒啼諫堡下詐言自東都來投羅總管堡兵開門追掠伏兵入屠之無類東都平授絳州總管封鄴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得洛水一城卽命據守賊悉衆攻之會大雪救兵不得進城陷被執黑闥聞其勇欲用之詞色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諡曰勇如所志塋焉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世爲名臣家富于財僮奴指干天下方亂私完鎗甲保武陟城人多從之推以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僞署總管密破來降授陟州刺史兄厚德復被賊執許以招育德得不死賊帥段太師囚之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讎與州人賈慈行密謀逐賊慈

引信錄 卷五十一 三
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羣囚譟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太師縋城走卽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攻賊拔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兄弟皆沒時有李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義勇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卽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世辨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城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邏送洛陽世充問以越鄭臣唐其事可怪答曰今之天下惟聞有唐不聞有鄭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 又襄城人張善相大業末爲里長督鄉兵迹盜爲衆附賴遂據許州奉 帝命見擊州以來詔卽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請救朝廷未暇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

帝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聞之嘆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冊曰煬帝罪言誅刑最慘江都禍敗獨夫破膽士氣消磨不存一線曷怪唐興無忠義傳

敬君弘絳州太平人齊右僕射顯雋曾孫武德中爲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守玄武門加授雲麾將軍建成旣死左右皆散走獨君弘挺身出戰其部下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兪遇害太宗卽位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各官其子

高叡雍州萬年人祖頴隋左僕射父表仁穀州刺史叡少擢明

引簡錄 卷五十一
經遷通義令有治績人刻石載德累官至桂州都督加銀青光祿大夫轉趙州刺史封平章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來寇叡嬰城固守長史唐波若見城圍急潛謀應賊叡覺之自殺不殊俄而城陷與妻秦氏俱被執默啜出寶帶異袍加其身更令招喻諸縣未降者叡目視秦秦曰夫受天子恩當死報賊官爵何足榮遂瞑目不語賊知不可奪皆殺之則天聞而歎息下制誅波若家口籍沒贈叡冬官尚書諡曰節妻封國夫人 子仲舒博通經史尤明三禮及詁訓之書神龍中爲相王府文學甚敬重之開元中累授中書舍人與同僚崔琳深達政理侍郎蘇頌每詢訪故事嘗語人曰故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何所疑後終太子右庶子

許欽寂與弟欽明俱紹孫萬歲通天元年欽寂襲祖爵爲夔府長史值契丹入寇詔爲隴山軍討擊副使戰于崇州爲鹵所禽賊方圍安東脅令說屬城未下者適都護裴玄珪巡城下欽寂大呼狂賊天殃朝夕當滅幸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諡曰忠錄子輔軋左監門衛中候仍爲海東慰勞使使迎柩還葬 欽明亦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封鹽山郡公萬歲通天中出爲涼州都督授金紫光祿大夫嘗輕騎按部會默啜兵數萬奄至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脅與偕至靈州使說城中早降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至城下欲通城內選將出兵乘夜襲賊恐賊覺之乃爲隱語環城大呼曰有美醬乎有良漿乎急用快乞一枝城中無寤之者遂見害一時兄弟皆死王事世莫不嗟異之成三朗幽州漁陽人爲左豹韜衛長上果毅從李孝逸討徐敬

業以爲前鋒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于江都賊黨唐之奇
給衆以爲李孝逸三朗大呼我是果毅三朗不是將軍孝逸官
軍已圍爾數重爾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沒終
不及我之奇怒斬之後贈左監門將軍諡曰勇 又有尹元貞
者瀛州河間人爲曲阿令聞敬業攻陷潤州率兵赴官軍戰敗
被擒敬業臨以白刃脅令附已將加任用元貞詞色慷慨竟不
之屈尋遇害贈潤州刺史諡曰壯 又有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累至副總管從劉審
禮討吐蕃爲所執贊普以貌類其父得不死居敵中久悉其虛
實武后時還爲右鷹揚衛將軍長壽元年拜武威道總管與阿
史那忠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后嘉之謂近臣
曰昔貞觀中四鎮皆屬朝廷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

復孝傑功也遷左衛大將軍明年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
品封清源縣男證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官
詔天中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叛詔起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
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遇敵道隘賊衆孝傑率銳兵先驅出谷
整陣與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不至爲賊所乘軍潰孝傑墮谷
死士相蹂且盡時張說爲節度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死深入
以少當衆雖敗功猶可錄乃贈特進追封耿國公錄子無擇爲
朝散大夫後至左驍衛將軍遣使者斬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爲人博學善文明周禮春秋左氏傳性鯁
直忠讜自任大足元年投匭上疏武后曰陛下欽先皇之顧託
受嗣聖之推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思虞舜褰裳周公復
辟事乎今太子孝敬春秋旣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於陛下之

身又不但如大禹之親族成王之猶子也。且陛下年德既尊機務殷重浩蕩心神何不自怡聖體自昔明王之理天下不見二姓而俱王者今梁定河內建昌益得封蔭而皇孫二十餘反無寸土恐千秋萬歲後未為長策請退諸武就公侯位任以閑散而用要衝都督府分分王諸孫縱年尚幼小未閑養人之術請擇立師傅養成孝敬之道他日夾輔藩屏豈不美哉疏奏后召見賜食慰諭遣之長安二年又疏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軌烈士之過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驩兜在其間阻骨肉之恩傷子母之愛聖情以運祚將喪極斯大節天下謂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今年在耄倦忠言莫進姦佞成朋彘狄紛擾屠害黎庶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有隋失馭親事戎參削平寓縣龍踐宸極軟

血指河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對陛下自坤乘軋實唐舊基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符貪寶位以枉神羆將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移風易俗乎又何施顏面以見唐家宗廟謁大帝墳陵乎誠能高掛機務自恬聖躬無致鐘鳴漏盡物極羆滿後日國史書之樂府歌之斯為盛事臣誠不惜一朝之命欲安萬乘之國陛下若以為忠則稍輟萬機擇是而用若以為不忠斬取臣頭以令天下疏奏不納明年張易之兄弟構魏元忠安恒抗疏申理曰臣聞有含天下之量而後能進天下之善有濟天下之心而後能除天下之惡若為君上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寬鬼怒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初勤於庶政親總萬機博採謀猷傍求俊乂故海內仰為明主暮年怠於政教讒佞結黨水火成災邪正莫辨辨訟含冤豈陛下昔

是今非蓋居安而忘危也。臣竊見魏元忠廉直有聞，位居宰輔，正之基者，用爲龜鏡。踐邪佞之路者，嫉若仇讐。易之兄弟，身無德於國，無功自當。飲水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答恩造。不謂谿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蒲，先害忠而損善。元忠必無不順之言，易之乃有交亂之意。自其下獄之後，忠臣烈士，撫髀竊嘆，鉗口而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受戮而虛死耳。今蕃奚強盛，徵斂煩重，萬姓不勝其困。又聞禁錮良善，刑賞失中，恐遐邇生變。四裔因之窺覘，得失爲邊郡之患。百姓因之結聚，義兵除君側之惡，逐鹿叩關，爭鋒問鼎。陛下卽何詞以謝之？臣願收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若易之等佞臣，陛下縱不能斬，請奪其榮寵，剪其羽翼，無使權柄流乎驕橫。日滋疏奏，易之等怒，欲遣客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魏知古等保護，得免。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教。武三思誣以預節愍太子之謀，下獄死。睿宗知其冤，贈諫議大夫。又俞文俊，荆州江陵人，載初間，新豐因風雷山移，奸人奏以爲瑞。武后信之，改名慶山。四方非賀文俊詣闕，上書。臣聞天氣不和，寒暑併人，氣不和，疠贅生地，氣不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乃今號稱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謂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隨至。后大怒，流于嶺外，爲六道使所殺。

冊曰：安恒三言，文俊一疏，雖知無益，自奮不顧，思存天理，以康國步。

安金藏，長安人，隸太常工籍。天后稱制，號睿宗爲皇嗣，禁人私謁。自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死後，公卿以下不復得見。惟

工優給使得進長壽二年有誣告皇嗣異謀者后召來俊臣問
狀左右畏其楚毒爭欲引服惟金藏確然無詞大呼謂俊臣曰
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之不反也卽引刀自刺腸出被
地因眩而仆后聞大驚令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胃褫桑都紕
之閱夕始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
詔停獄睿宗始獲安當是時朝野士人無貴賤大小合辭稱其
誼咸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闕口廬于墓側營築晝
夜弗息地木卽燥泉忽湧流李冬有華鹿兔馴擾本道使盧懷
慎上其事表闕于闕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卽位下詔
褒美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仍鑿其名泰華
二山以示不磨壽終令配饗睿宗廟延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諡
曰忠錄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右

論德

王同皎瑯琊人徙相州安陽曾祖寬陳侍中駙馬都尉同皎再
尚中宗女安定郡主授朝散郎太子典膳桓彥範等謀誅二張
遣卽東宮迎中宗請曰逆豎反常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
刻期定亂須殿下速臨以係衆望太子辭以上方不豫無乃不
可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抑之鼎鑊耶太子尚
猶豫乃與李湛李多祚扶擁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因奏太
后誅易之等狀帝復辟主進封公主擢同皎駙馬都尉右千牛
將軍封琅邪郡公實封戶五百俄遷光祿卿神龍二年復與張
仲之祖延慶周憬謀須武后靈駕發引伏弩殺武三思會延慶
妻乃宋之慈外妹心厚之不疑之慈子曇得其實密告三思卽
遣冉祖雍李俊上急變反言同皎擁兵欲廢皇后帝不察遂大

怒命斬於都亭驛籍其家臨刑神色不變天下冤之仲之延
皆死憬遁入比干廟自劬禱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
乎令左右懸吾頭國門立見奸臣之敗也無幾太子重俊果誅
三思睿宗立詔復官爵諡曰忠壯俊等被誅先是許州司戶
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并發其逆節時已萌露后怒
勸中宗召至于廷面問其事詞旨挺直初無隱諱帝怒命杖之
宗楚客私令衛士加刃致死憬壽春欽融偃師人又博陵人郎
岌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及是一併制下俱贈諫議大夫備禮
改葬賜欽融一子官同峻子繇尚永穆公主孫潛字弘志幼
莊重不喜弄補千牛備身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工咸不戒而辦
吏有籍名北軍驕惰不事者悉奏罷之遷左散騎常侍憲宗知
其善職非滛原節使至卽繕壁壘構高廡俯粟兵利令嚴引
師自原州踰硤石取蕃將一人斥烽候築歸化潘原二壘請復
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復琅邪故封更節度荆南
疏吏惡榜之閩里殺尤縱者課士習射分三等不能者罷故無
冗軍太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冊曰天柱將領忠奮賤工地維又缺貴倖旋折堂堂士人
無一顯名欽融郎岌畧見二生

顏真卿字清臣五世從祖師古真卿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既
長博學工辭章事親盡孝開元中登進士制舉二科調醴泉尉
遷監察御史使河隴值天久旱立決五原冤獄乃雨郡人呼御
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廢棄終身遷殿
中侍御史奏中丞宋渾乃名臣後吉溫以私怨構謫賀州請復
之以不附楊國忠諷中丞蔣列奏爲東都採訪判官轉武部員

外郎出爲平原太守知祿山萌逆陽託霖雨增暉濬陰料才壯儲廩祿山易其書生初不虞之無幾果反移牒真卿令以兵防河津博平太守張獻直副之時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方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及平至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命益募兵加以靜塞卒三千旬日募萬餘人造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土城西門慷慨泣下衆咸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司馬李正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鄆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奕將清首徇河北真卿畏駭衆亟斬子光給諸將曰吾素識三人首皆非是令藏之私爲位以

哭時從兄常山太守吳軫等皆泣曰十七郡自歸推真卿爲盟主有兵二十萬皆燕趙就加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乃以李暉白副而用李光弼載沈震爲判官俄拜河北招討採訪使適清河太守使客李錫來乞師年方二十餘勇而有謀語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倡大盟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實西鄰有江淮租布計其積三倍平原士卒亦加一倍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善之爲出兵六千一郡獲全復問何以教我錫曰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鄆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鄆口出王師使討鄆與幽陵公合平原清河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堅壁勿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移檄清河等郡遣李擇交和琳徐浩與平原令范

冬馥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大敗袁知泰將白嗣深乙舒
蒙等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來絕平原
救兵真卿懼不敵以書招進明讓以招討使名進明敗於信都
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遣軍
資十餘萬以十歲子熈為質遣使齎蠟表赴靈武肅宗拜工部
尚書粵又勸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不乏祿山遣思明子
奇悉攻河北諸郡饒陽景城河間樂安相次復陷獨平原博平
清河固守然人心危疑不可復振乃謀於衆曰賊方銳不可與
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之得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
渡河而南問關至鳳翔謁帝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時雖草
昧繩治如平日劾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劾儀不肅
被斥又論廣平王出兵斷日當闕而趨都虞候營崇嗣先王上

為上下然帝遣左司郎中李遷告復兩京太廟祝又署嗣自
帝奏以上皇在蜀不可遽改之帝稱為達識又言春秋新宮災
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
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為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例封丹陽
縣子御史唐旻劾貶饒州韋元二年轉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
度使豫飭戰備以防劉展召為刑部侍郎上皇遷西宮首率百
官上表起居李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吏部尚書遷
右丞帝自陝還請先謁陵廟然後入宮元載以為迂謝以用益
在公言者何罪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拜刑部尚
書知省事加封魯郡公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請自今凡欲
論事皆先白長官轉白宰相詳其可否方許上聞疏奏諸司長
官皆朝廷腹心郎官御史又陛下耳目事無巨細皆得專達或

遇出使四方。民情士俗。皆仰訪察。此古明目達聰之任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昔太宗勤勞庶政。恐無門籍者有惡奏。令司門引對。不得關礙。以防壅蔽。天寶後。李林甫誤國。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今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疏上。中外爭寫騰布。乃假以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歷吏刑二部尚書。帝崩。爲禮儀使。自以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典法之湮放者。因奏列聖論號文字繁多。請以初論爲定。兵部侍郎袁倓妄議陵廟玉冊。不可輕改。不知玉冊特刻初論。坐是罷之。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撰

卿往見祀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豐然下拜。而銜恨不釋。會李希烈陷汝州。建議真卿四方所信。若遣往諭。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恐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河南尹鄭叔則又勸止之。答曰。君命可避乎。卒往。宣詔。會希烈養子數百。拔刃爭進。將食之。真卿顏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令上疏。雪罪。罷兵。真卿不從。乃詐遣兒子顏峴與從吏繼。請德宗不報。復遣李元平來說。叱之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耶。他日大會。使倡優在前。斥侮朝廷。真卿拂衣而起。怒語曰。公人臣。奈何如是。希烈慚。適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語希烈曰。衆聞太師名德已久。今方議建大號。欲求

宰相孰有先之者真卿叱曰若等聞吾兄顏常山否雖被賊執
訴不絕口吾年幾八十守節死而後已豈受鼠輩辱耶自是不
敢出口惟以兵拘守掘方丈坎於庭示將阮之怡然曰死生分
也何多為計賊奪張伯儀旌節弁首級傳示真卿大慟投地會
其黨周會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被殺遂送於
蔡州龍興寺自度必死預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
此吾殯所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所託諸侯朝
覲禮耳德宗復京師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
庭語以不屈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會因朱泚黨
誅賊弟希倩遂發怒使閹奴等害之傳言有詔賜死真卿北向
再拜曰老臣無狀罪應死但問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
梁來對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年七十六一軍皆慟嗣曹王

臯聞之泣下為表其大節事平子頽碩護喪還廡朝五日贈司
徒諡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生平善正草書筆力迥絕為世所
寶其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正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
名稱獨曰魯公始招起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
後皆有功貞元六年赦書授頽五品正官開成初文宗詔曾孫
弘式為同州參軍臯卿字昕曾祖勒禮崇文館學士祖甫曹
王侍讀父元孫垂拱間登第策文瑰俊考功郎劉奇拔冠多士
歷長安尉太子舍人終濠州刺史臯卿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
剛正蒞事明敏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書判超等吏部侍
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張舉綱目政稱第
一祿山採訪兩河聞其名表為營田判官殿常山太守及聞舉
兵赴闕與長史袁履謙迎謁賜以緋紫袍服令與假子李欽湊

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以示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即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討賊。杲卿稱疾，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郭仲邕、弁子安平尉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為應接，遣賈循取幽州。謀泄，被殺。適真卿遣甥盧逖來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與相犄角。挫賊西鋒，矯稱賊命，召欽、湊計事。伺其夜還，辭以城門嚴禁，舍之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勞飲，既醉，斬之。弁其將潘惟慎投尸滹沱河。又使藁城尉崔安石圖賊將高逸，時逸召兵范陽，是夜至滿城。安石給以置酒，虔叱吏縛之。何千年自趙來，虔又執之，即遣萬德等傳欽、湊首，弁械兩賊送京師。玄宗擢杲卿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乃其收兵練卒，得檄河北揚言，朝廷以榮王為元帥，言所募兵二十萬入土門。乃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兪、新、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仍復自固。顏氏兵大振。祿山至陝，聞之而懼。使思明等率平盧兵渡河。晝夜攻常山。蔡希德自懷來會王承業，欲自以為功，擁兵不救。糧竭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被執，使降不從。加刃少子季明，頸上亦不答。遂并盧逖殺之。送杲卿至洛陽，祿山面數之曰：「何所負背我？杲卿曠日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厮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萬斷。』乃從爾反耶？賊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解以肉噉之。嘗不絕賊鈔，斷其舌，乃含糊而絕。年六十五。履謙被斷手足，繫之。見者垂泣。於是鄴、廣平、鉅鹿、趙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復為賊守。張通、幽

以兄相賊譖於楊國忠故不加贈真卿奔行在表其冤枉會有
張濬者得其遺髮尚如動持謁上皇是夕徵于夢寤爲致祭杖
紼通幽會光弼子儀收復常山出杲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
於獄厚給遣令行喪服軋元初始贈太子太保諡曰忠節封妻
在氏清河郡夫人季明與弟誕詔及宗子被害者皆贈五品官
建中間加贈司徒葬長安鳳棲原與季明逃同塋泉明有孝
節喜振人急在太原還承業陰令北士翟喬賊之于路喬告之
故得免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李光弼獲送幽州
間關復免真卿刺蒲令在河北求血屬得已女及姑女悉錢三
萬贖還姑女再取費已女復失悉力贖給履謙及故將吏妻
子或隸二百餘人扶挾渡河託真卿各隨所詣資遣履謙妻發
禮夫斂具與之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爲卿令政化

蒲川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謀最遷彭州司馬居官廉
貧孤藐相從百口汙粥不給無慍歎居母喪哀設骨立世以其
行義爲難春卿側儻美姿儀通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
調犀浦主簿嘗送徒千人不持籍口記物色悉無所差長史陸
象先異之轉蜀尉被譖繫獄爲櫻欄賦自託代鎮蘇頲遽出之
魏徵遠孫瞻有罪抵死爲請玉真公主得貸時人高其節終偃
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諉汝
後爲主其婚嫁杲卿甥沈盈有行義明黃老學爲博野尉亦同
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京兆華原人先家常山父會不應辟署親亾負土營墓廬
居時號關中曾子卒私諡廣孝徵君蘇頲在益州稱循今世頗
牧表署列將敗吐蕃于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從張守珪北

伐次灤河搗廣狹爲橋而渡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
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琅岑鬱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
遁去范陽節度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表兼平盧
節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擊奚契丹復奏試光祿卿知畱後九姓
叛復兼鳳門副節度有功贈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守幽州故
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牛廷玠發其謀賊益
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諡曰忠 從子懸林性質朴爲永平兵馬
使朱泚之難率衆扈幸奉天德宗偉其貌問知家世奏臣嘗夢
日墜以首承之帝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因令糾察
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
已而圍解隱林流涕前曰賊泚已奔足爲大慶願陛下資性微
有改革若不能容捨今雖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

統軍將幸山南卒帝思其直贈尚書左僕射封其家實戶三百
張巡鄧州南陽人自幼氣志高邁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
與庸俗合旣長博通羣書曉戰陣時人罔知也開元末擢進士
拔萃二科與兄曉位監察御史皆有名稱轉太子通事舍人出
爲清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遇有困阨歸者振護無吝秩滿還
都不屑見楊國忠更調真源爲政簡約民甚宜之舊多豪猾恣
肆華南金尤甚以法誅之餘黨遷善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
祿山反賊酋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守楊萬石降逼巡爲長史
使西迎賊軍巡率吏民哭立元皇帝祠謀起兵衆纒千餘曉嗣
吳王祗總兵檄單父尉賈贛率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
令盧諶所殺贛乃閬州刺史睿子引軍至雍州與巡合有衆二
千適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縛吏民不從者百餘人反接在

依俄而魯東平陷濟陰太守高承義又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餉路巡既失巨依不得已拔衆保寧陵馬裁三百兵三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至睢與許遠姚闓等合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水爲不流韋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籍將士有功者請于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深可吝賞與貴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衆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猶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專治軍糧戰具願居巡下巡受不辭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叛入賊中大將田秀榮潛與通約晨出戰以碧帽爲識遠以告巡視果如言遂召登城斬之易以錦帽出戰子琦大敗獲牛車詔拜巡御史中丞遠傳御史閻吏

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雷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立動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拒戰賊望見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會方刈麥巡夜濟師鳴鼓嚴隊若將出戰賊申警不得休息俄瞰賊弛備悉使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麾幟乘城招降陰絕勇士持鉤刀彊弩伏隍中禽之繼以登城救兵不敢前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剡蒿爲矢中者喜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有穀六萬斛可支一歲巨發其半餉濮陽濟陰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維木皮糲紙而食皆癯劣不能穀日望救兵不至賊以雲衝傅堞巡出鉤于挂之不得進又以鉤車木馬攻城巡輒破碎之賊遂不復攻惟穿壕立柵以守士

多餓死。巡乃出愛妾曰諸軍經年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剖
肌以啖寧惜一妾殺以大饗坐者皆泣遠亦糜奴僮以哺至羅
雀掘鼠煮鐵絃悉彊食之前後說降賊將甚多有李懷忠者過
城下巡問以事賊幾年曰二期又問祖父官乎曰官奈何從賊
反與我角一旦事平家口益誅悔何及乎懷忠掩涕去俄率其
黨數十人降後得其死力時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
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遺布數
千端霽雲上馬嫚罵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復遣如臨淮告急
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旣見進
明方以叔冀本已麾下房琯令牽制已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
聲威恐其成功故無出師意然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
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士不粒食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
設聲樂義所不忍雖食亦弗下咽矧主將之命不達請畱一指
示信以歸報中丞卽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
措矢回射浮圖矢著旣誓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至真源李賁
遺馬百匹次寧陵城使廉坦遺兵三十夜冒圍入賊拒之且戰
且行兵多死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識其至乃啓門驅賊
牛數百入將士相持而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尚慮
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奈何且饑衆行必殆十
月癸丑士咸病不能戰巡南向拜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
鬼以殺賊城遂陷俱被執子琦好語問公督戰大呼口齒皆碎
皆輒裂血流被面何至是耶巡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
命以刀抉其口僅存齒三四子琦義其狀將禮之衆爭曰彼烏
肯爲我用畱必生患乃脅以刃不屈又脅降霽雲未應巡呼曰

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咸不肯降。遂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同遇害。惟送遠至，偃師亦不屈死。有姊嫁陸氏，在行間號陸家姑。臣走臨淮時，遮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及是先被害。巡長七尺，美須髯，怒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爲文章不立藁。所在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後皆不忘。更歷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人戰，各出其意語，以往古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賊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但能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其械甲反取於敵，未嘗自修，待人不疑，信賞必罰，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每親臨行陣，有退者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故下爭致死，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北馬殺馬食，乃及婦女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遺殘氓，止四百。始肅宗詔宰臣張鎬代進明，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倚角救睢陽。巡亾三日而鎬至，命蕭昕誅之。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天下有名士若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隔賊勢，天下不亾，乃其功也。詔贈巡霽雲揚州、遠、荊州、閬州皆大都督，開府儀同三司，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賜睢陽雍丘徭稅三年。拜巡子亞夫、金吾大將軍，遠子孜、婺州司馬。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杲卿履謙、奕巡、遠、霽雲爲上。貞元中，復官巡，他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匹。大中時，圖像凌烟閣，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

許遠敬宗曾孫爲人寬厚長者明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
辟署劍南府欲妻以女固辭兼瓊怒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拜睢
陽太守與巡同年四十九生稍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
疾上書言巡與遠各守一面城陷賊自遠分入子琦分部亦各
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
傷巡臨命歎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
下故遠之心梁宋人皆知之請追奪官爵以刷冤耻詔下尚書
省及百官議皆以遠守睢陽子琦屠城以生致上將爲功其後
巡死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
有先二人者事載簡策昭如日星不可妄議乃罷元和時韓愈
讀李翰書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
先後異耳三家子弟利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

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而不降乎且見
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甚愚亦知則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
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
受病者譬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
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霽雲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
舟鉅野尉張沼起兵討祿山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李廷望以
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
事衡齎金帛迎之謝不受遂留巡所巡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
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對之泣下厚加
禮遇素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
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萬春方畧不及霽雲而彊毅用
命事巡爲偏將當雍丘被圍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

着面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應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後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陣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每戰。任之與霽雲鈞。聞崇之從。孫父奔楚州。刺史性豪蕩。好飲。謔善。絲竹。歷壽安尉。轉城父令。素與巡善。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難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鏗。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延。皎。馮。顏。皆。死。四。人。逸。其。姓。名。宋。史。臣。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嬰。孤。城。抗。方。張。不。制。之。賊。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西。半。掣。首。尾。脛。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唐。乃。全。得。江。淮。財。用。以。為。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有。朱。章。

聖皇帝東巡過其廟雷駕徘徊吝以權臣盡節贊著金石為雙廟之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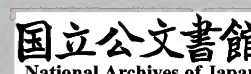
冊曰唐已中葉烈士未聞時未可誣史忍闕文堂堂魯公一代幾人聯輝並耀方稱同仁天以完節克付遠巡

李贊文與文亦人父亦作... 趙左氏春... 說所... 卷五十五終

妹婿陰行真女妻澄巖天寶中仕至絳郡太守入爲少府監說
鎮并州引澄幕府入相擢長安尉爲宇文融括田判官攝監察
御史分路檢察驟歷兵部員外吏部郎中給事中素優吏幹明
於簿最甚獲當官稱譽坐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蕭昊
依倚權貴多爲不法澄以公直正之又屢挫左道孫旼生託修
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二人共搆於朝除清河太守有美政
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歲時不絕連轉河南襄陽二尹並
兼採訪處置使改尚書右丞京兆尹封酒泉縣侯天寶載轉光
祿卿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祿山反綏輯將士完繕城郭遏其
侵逼就拜禮部尚書逆徒渡河不數日至城下所統皆蕃漢精
兵而封常清所募多市井白徒戰輒敗北澄收殘士數百哀斷
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鬪乃密約中丞盧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
不敵誓無避死奕許之部校皆夜絕去及常清西奔賊領衆鼓
噪以入殺數千人箭及宮闕澄坐留守宅并奕與蔣清等皆遇
害賊傳首一宿至平原顏真卿浴其首結芻續體用棺殯歛祭
而瘞之以聞初贈司徒諡忠烈賊平再贈太尉子十江涵瀛瀛
等同遇害惟源彭存源方八歲爲賊所俘轉徙流離及史朝
義敗故吏有識者贖於民家代宗授河南府叅軍轉司農主簿
痛父死難無心祿仕誓不婚娶絕腥醴依澄舊墅今改惠林寺
祠殿乃其先寢未嘗輒踐營地爲墳預以待終長慶初年八十
李德裕表薦之曰昔賈誼稱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逆羯
始興士罕伏節委符棄守恬不爲耻獨澄抵刃就終臣節之光
爰茲以始源復天與至孝端心守默經五十年理契深要一辭
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存於清朝臣竊惜之穆宗下詔曰禮

著死綬傳稱握節捐生守位取重人倫其子源曾閱之行可貴
神明巢由之風可希太古山林以寄其迹爵祿不入于心夫褻
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警澆浮敬老可以
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于時擢守左諫議大夫賜緋魚袋仍勅
河南尹以禮敦遣中使資手詔緋袍牙笏絹二百疋往洛陽惠
林寺宜賜源受詔苦陳年高疾甚不能趨拜附表謝恩因辭官
告服色絹匹竟卒於寺徽宗擢其孫河南兵曹叅軍 諡初恩
授五品官復擢明經自咸寧丞遷右補闕長子宏妻鄭氏治家
嚴訓課三子家貧偶因治墻得種錢數萬亦告鄭曰士不勤而
祿猶懼身災况無妄而得我何取焉 後景讓景莊景
澗和繼皆登進士 景讓字後已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
遺 論淮西節度王播不可因其市利加領鹽鐵遂知名沈傳

師表江西觀察副使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
素有大志事親克孝雖老猶受筆責已起欣欣如初家行修治
闔門惟謹久之自有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將奉母以行
母怒不先告期責曰既貴何庸毋景讓大懼重請辜方許既至
以怒殺牙將軍且謀變母欲息眾謹名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
面而輕用刑豈特上負天子且使老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
大夫乎將鞭其背吏與大將再拜泣請一軍遂定入為尚書左
丞蔣仲因宴客酌酒于座曰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眾客肅
然景讓起卒爵仲曰無宜于公未幾拜天平節度使徙山南東
道封酒泉縣男大中時進御史大夫威肅朝著劾免侍御史孫
玉汝監察御史盧侑宣宗舅鄭光卒罷朝三日論為太過與同
姓宗屬無別詔減一日進為吏部尚書愛獎士類拔孤仄如李



蔚楊知退皆所推引宣宗擇相盡書當選者納名器中禱憲宗神御前射取之景讓以不得爲愧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卽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授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孝生平廉潔寡慾以清德稱所居樂和里號樂和李公李琢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斷其騙石其惡惡嚴如此惟建請遷敬文武三王還代宗復入廟正昭穆事下百官頗以宣宗銜舊怨議論不然以後德望稍衰景溫字德已歷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徙華州刺史以美政聞累遷尚書右丞在任獨舉職盧攜弟隱材下資淺由博士目遷水部員外郎人無敢繩景溫不許赴省時故事久廢人趨其正景莊亦至顯官盧奕懷慎少子大腹豐下眉口疎朗性謹愿寡慾克已自矜不與馬與兄奐名相埒而剛毅過之開元中任京兆司錄參

天寶初轉鄆縣令所歷有聲至兵部郎中積功擢給事中拜御史中丞父子兄弟三居其官清節不易其人美之俄掌東都留臺兼知武部選事東都陷人吏奔散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已朝服坐臺中被執將殺之大數祿山罪惡徐顧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有何恨觀者恐懼臨刑西向再拜罵不絕口逆黨爲變色玄宗聞而愍之贈兵部尚書博士獨孤及議諡曰奕剛毅朴忠直方而清吏事精絕所居可紀矧當人士狼狽猛虎磨牙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或先營高足爭脫弄鼓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奕獨正身守位執義不去以死全節猶慷慨激切數賊之罪雖古烈士方之者鮮或曰洛陽之亡實操兵者任其咎非執法吏所能抗師敗將奔去之可也委身寇讐以死誰懟及以爲不然昔荀息殺身不食其言

仲由結纓不避其難。玄冥勤官而水死，伯姬先禮而後身，彼四
人者，以爲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今日之亂，大於里克、孔悝。
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保母。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其戮力，
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可殺，節不可
奪，故全其特操於白刃之下，豈與懷安偷生者同其風哉。謹按
諡法：圖國忘身曰貞，秉德遵業曰烈。請諡貞烈，從之。

蔣清欽緒，少子以明經擢第，授太子校書郎，調華縣丞。李愷表
爲留守判官，與諸兄溶、演、沈俱以幹局吏事知名。于時初贈文
部郎中，加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郾爲伊闕令。太和初進諡
曰忠。

冊曰：風波洶湧，君子締思，完名千古，捐軀一時。

張介然，蒲州猗氏人，本名六朗，性謹慎，善籌筭，始爲河隴支郡

太守王忠嗣、皇甫惟明、孟委以營田度支等使，進衛尉卿兼行
軍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入奏稱旨，特加賜資，許於河
東故鄉門外築戟以寵異之。本鄉刈戰，介然始哥舒翰在西
京薦爲少府監，充河南防禦使，令守陳留郡，當水陸所湊，邑居
萬家，素不習戰。至任數日，賊騎十萬渡河，率兵登城，謹守要害。
衆聞所過，慘殺吹角鼓噪不絕。又見烟塵彌漫，經數十里，皆褫
氣不能授甲。凡旬有六日，城陷被執，安慶緒入北郭，見路中懸
屍，購祿山首，又暴誅慶宗，狀以白祿山，卽於輿中撫膺大哭。會
有兵將降者，萬人殺戮，皆盡流血成川，并斬介然於軍門，命僞
將李庭望爲節度事，聞贈工部尚書，與一子五品官。

崔無訛，博陵舊族，徙長安。父從禮，任衛尉卿。卽韋后之舅，后亡
弟與蕭至忠亡女先結冥婚，而無訛妻又至忠女。婚時，后主女

家中宗王男家供擬甚厚及庶人敗至忠女亦死無諉坐累久
貶在外開元中爲益州司馬會楊國忠爲新都尉與之歡洽因
引用之轉少府監陝郡太守徙滎陽郡招募鄉兵拒賊會已拔
陳留鼓而南乘城者聞喊聲自墜如雨遂與官吏盡死賊以爲
將武令珣守之詔贈禮部尚書諡曰毅勇
張興束鹿人長七尺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爲饒陽裨將
嬰城彌年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五十斤墮乃乘城賊將
入刃一舉輒數人死賊雖氣懾然城已破縛之馬前好言勸降
當受高爵對以嚴顏不降張飛我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賊思明
論以何不上觀天道今兵趣洛陽天下大定以偏師叩函谷守
將固縛唐必喪亡興曰桀紂秦隋四海爲怨故商虜漢唐因得
代之皇帝無違德祿山何物獨夫不過苟延歲月終卽擒耳思
明怒銘解之且死罵不絕口

程千里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積西累官安西副都護
兼北廷都護二鎮節度使玄宗寵阿布思賜名李獻忠本九姓
首領偉貌多權畧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祿山忌其才不相
下布思懼叛還積西數盜邊詔千里將兵討捕會獻忠爲回紇
所掠以窮奔葛邏祿乃陰諭邏祿并妻子帳下數千人悉俘獻
勤政樓斬之擢千里右金吾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
東充節度副使拜爲雲中太守轉上黨郡長史賊屢來攻磨賊
甚多就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至德二
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懸門率數百騎
欲直擒希德幾獲救至乃還會橋壞馬顛反爲賊執仰首麾騎
報謝諸將帥可失城不可亡軍中皆泣下增備固守械至東都

張簡金 卷五十九
偽署特進囚於客省慶緒敗為嚴莊所害時西北戍兵悉入
赴難吐蕃因陷河隴郡縣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為伊州刺史固
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肯降麾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
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贈工尚書
薛愿河東汾陰人父縉禮部郎中兄崇一尚惠宣太子女宜君
縣主女弟為廢太子瑛妃愿坐貶官祿山亂魯吳奏為潁川太
守兼防禦使南陽長史龐堅副之賊已陷陳留等郡方圍南陽
潁川當來往之路相與同力固守晝夜拒戰城中素無儲蓄兵
卒單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
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微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率
銳卒併攻夜半乘梯而入愿堅俱被執不肯降賊送於東都將
支解之或勸二人義士彼各為其主屠之不辭乃繫於洛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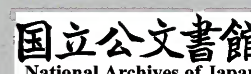
濱樹上屬苦寒凍死見者哭之

元正萬頃孫為人脩名節善談物理舅孫逖歎已不逮擢明經
書判皆高等授監門衛兵曹參軍以父訥老辭疾免崔光遠表
置河南節度府遇河洛陷鞏父匿山中思明以名購正度事急
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但不汙身而死猶生
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之亦仰藥死
路人為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以正為冠贈祕書少監錄子
義方為華州參軍後歷京兆府司錄府尹韋夏卿李實繼任事
必咨之歷號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會吐突承璀乃閩人用
其親屬為右職心甚感之李吉甫陰德承璀與助即名義方為
京兆尹李絳復惡出為鄜坊丹延觀察使一切辨治苛刻人多
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季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殿中侍

御史度支員外金騰兵三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憚其不爲已
用命使新羅時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空乏賴以正色責之爨
人謝結歡乃還卒年五十一贈同州刺史
段秀實字誠公本家姑臧曾祖師濬爲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爲
汧陽人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秀實六歲時遇母疾
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
世意不屑搜章擲句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馬靈昝討護蜜有
功署府偏將又從高仙芝討大食圍柁邏斯城會黑衣救至仙
芝兵卻士夜相失聞副將李嗣業聲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
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懇與同收散卒成軍而還署安西節度
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又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
戰勝遂北知其以竊師餌我大索果得伏兵殲之改綏德府折
衝都尉肅宗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赴靈武節度使梁宰欲留
觀變嗣業陰可秀實責曰公嘗自稱大丈夫今天下方急乃欲
晏然某謂誠兒女子耳嗣業因固請出師引以爲副會父喪免
表起爲義王友仍充節度判官嗣業與諸將固安慶緒於鄴輜
重在河內署兼懷州長史知州事時師老財乏督餽係道募士
市馬以助軍及聞嗣業卒卽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
已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代者荔非元禮高其義奏試光
祿少卿俄而元禮復被殺將佐多死士卒素服秀實恩信皆羅
拜不敢害更推孝德代之自此凡佐三府益知名吐蕃入京勸
孝德卽日赴援從鎮邠寧署試太常卿充度支營田副使會食
乏徙屯奉天畿內公廩亦竭吏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
乃以秀實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薦爲涇州

刺史時郭晞領行營兵屯邠州。放縱不法，多納諸惡者賄，竄名
伍中。自晝羣行，擊傷市人，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
狀白晞。天子以生人付公治，何見人被暴害尚恬然耶？因請檄
署爲都虞候，俄有十七人入市取酒，刺當鑪翁，壞釀器。秀實列
卒取之，悉斫首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曰：「奈何？」秀實
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嫗一人，持馬造晞門。甲者出，秀實
顧笑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晞因曉之曰：『
尚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又
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亂，天子邊事
欲誰歸罪人？皆謂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
存者幾何？晞拜謝曰：『公幸教某，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譴者
死。』已乃設具就食。食已，稱疾，作願留宿，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

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領營田時，大
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
入，令謨不聽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署牒免之，令謨怒，召
農責曰：「我畏段某耶？加牒背上，鞭之見血，輿致廷中。秀實撫之，
泣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市穀以償，淮西將
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謨口。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藪，而必得
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償汝。汝誠傲天災，犯
大人，擊無罪。三者尚不愧奴隸耶？令謨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
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有處，決不當固
爭之，必從。乃止。軍中有能引二十石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爭
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不能爲理。竟殺之。」璘城
涇州，秀實權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開府儀同三司。大曆三年



璘奉詔將徙涇其軍自四鎮北庭赴難數有勞績僑居驟徙頗以爲怨陰結刀斧將王童之作亂約聞警鼓縱火焚積因而入城秀實謀知戒鼓人以緩其期禁戢軍中有火勿救童之不得入明日捕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一軍遂遷及璘再移鄭穎二州用秀實爲留後軍資不乏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邈戩戰鹽倉璘師不利都將引潰兵先入城責以兵法失將者斬奈何志死反欲安其家邪使銳將悉城中士依東原列奇兵陽爲欲戰蕃衆望之不敢逼璘始夜還久之璘有疾請攝副使按甲備變璘卒擇謹愿將馬頤主喪李漢惠王賓客列家人於堂宗族於庭賓將位於牙內尉史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而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送都虞候史延幹于京徙裨將崔珍張景

華于外三人欲謀亂者一軍乃安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犯塞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安邊策畫地而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資良渥賜第一區遣還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封張掖郡王實封百戶以沮楊炎開陵陽渠城原州議追入爲司農卿朱泚反意秀實夫兵必憤恨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名子弟與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語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王上何與公本以忠義聞天下倉卒遇變當諭以禍福掃清宮室迎還乘輿公之職也此默然乃陰結所厚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大懼曰若果得行宗社危不容喘亟爲止牒諭胥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印牒以追其兵旻至中路得牒還

秀實謂海賓曰。旻來吾等無類。當直搏賊。不克卽死。終不能向之。稱臣。約定事急。海賓令言爲繼。明禮應於外。翌日。名同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元平。皆在。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洩面。大罵曰。狂賊當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奮前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鱗面匍匐而走。賊衆未敢動。卒無後繼。因大呼。我不同反。何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繼之海賓。明禮。靈岳等皆死。帝在奉天。聞之。自愧不能。用秀實使盡其才。垂涕悔悵。爲人天性至孝。父喪哀毀踰禮。家庭媯媯然。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若儒者。能以介節自持。按格令。官使二料。祇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勝篋無贏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自涇州。被齋戒。其家人。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泚果致縶三百家。

人不能拒。輦至都。置于司農署之梁間。死後。泚取視。封識宛然。嘗言於德宗曰。古者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寇。內有梗命之臣。禁兵寡。卒有非常患難。何以待之。且百獸所以畏猛虎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能用。後果召神策六軍。無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選都督。發朝三日。詔使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墓碑。大和中。宰相李石。鄭覃。請加賻。祔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文宗惻然可之。詔立廟。給鹵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子伯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大和四年。遷右金吾大將軍。充衛仗使。兼御史大夫。八年。檢校工部尚書。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孫凝。自鄭滑節度。

使入爲右金吾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裴度奏忠臣後
得免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李國昌父子
引兵攻之殺於鬪雞臺下沙陀自此始亂珂僖宗時居潁州
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城中皆從之賊遂潰
拜州司馬劉海賓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累功兼御
史中丞劉文喜叛與子光國給爲奏請入對言姦慝可誅狀旣
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
樂平郡王卒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冊曰段公遺事新史庶幾不顯其光何如勿稽段非武人
奮起一時諦思始末乃見真奇

吳淑章敬皇后之弟爲盛王府錄事參軍寶曆二年拜太子詹
事封濮陽郡公加開府儀同三司久之遷鴻臚少卿右金吾將
軍建中初進大將軍爲人恭遜謙和雖居戚屬無驕貴氣人皆
重之從幸奉天喧傳朱泚叛兵將柩與志貞爭言泚忠正篤
實必不至爲戎首頃常轉逆効順宜擇大臣入京慰諭以觀其
心時從幸羣臣皆憚行淑奏不以臣才望無堪願至賊中德宗
甚悅退而語人曰吾知必死不欲聖情慊於犯難以爲無人且
食君之祿當死君難臨危自計豈爲人臣卽日齋詣見泚具陳
上屬待之意泚陽聽命留於客省不遣無何僭位害之上聞悲
悼不已贈太子太傅諡之曰忠益其家實封二百戶錄一子五
品正官京師平始收葬官給其費

蔡廷玉朱泚同里人少與相狎奏署幽州幕府生平有沈畧善
與人交內外愛附與朱體微皆泚腹心多所咨叩恃其財雄士
悍日思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聞語曰古未有不臣而能

推福及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控奚鹵，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公乃泐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剗多難，可勒勳鼎彝。泚善之，輒出金幣禮士，歸天子貢賦，以助經費。又勸入朝，諸校怒，縛廷玉囚之。歲餘而出，泚僭彊不改，復諫如初，猶不忍殺。諭令省過，對以無過可省，乃欲殺之。廷玉夷然無懼，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之，如初，每有建白，懼微輒左右之，故泚聽信，桀傲稍革。遣入京，奔涿州，為承泰軍，薊州為靜塞軍，瀛州為清彞軍，莫州為唐興軍，各置副練使，以支郡屬。盧龍軍幽州地稍削，泚將入朝，二人共白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自取禍也。泚不聽，隨至京。德宗禮眷殊渥，授廷玉大理少卿，幽州行營司馬，體微為要籍。滔果據城，遂泚滔，瑒鄭雲達誣廷玉，素毀滔，欲四分燕，滔上表言三

人離間骨肉，請殺之。會滔叛，帝出其表貶廷玉，抄片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慰滔。將行，帝勞曰：「爾為國受屈，歲中當名還行。」至藍田驛，吏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迫使趨潼關。滔謀知，廷玉東出，曰：「我且縛致麾下，支解之。」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為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使不得肆桀，而敗於將成，豈天欲助逆耶？今吏使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辱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帝聞，閔其忠命，歸柩，厚賻之。李晟表乞追贈，并官二子。帝方招來滔寢，其奏雲達亦以滔助，田悅諫不從。棄室歸朝，德宗擢為諫議大夫。後依李晟拜軍司馬，授禮部侍郎。元和初，終京兆尹。

馮河清京兆人，以武藝從軍，為朔方裨將，從郭子儀征伐有功。授左衛大將軍，復隸涇原馬璘，禦吐蕃甚有殺獲。建中，璘歷試

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充兵馬使姚令言既率兵赴關以卯
留後判官加殿中侍御史姚况知涇州事令言旋叛河湟集三
軍大哭。因共激勵將士。誓敦誠節。卽發甲仗器械并車百兩。晝
夜連送奉天。時駕初遷幸六軍草創蒼黃之際戎器正乏賴其
車馬甲仗軍聲大振特詔褒其誠効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
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安定郡王俄檢校工部尚書况兼御史中
丞行軍司馬賊累遣間諜招誘輒拘而戮焉及駕幸梁州其將
田希鑿潛通泚使結兇黨害河清况挺身歸鄉里京師平贈左
僕射再贈太子少傅拜况太子舍人况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
凶俸稍不及以餓死

周曾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憺諱清相友善號四公子玢時爲
許州鎮遏使嘗密得希烈反計首謀歸順以告李勉密求藥毒
之不死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玢
爲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不克李克誠率驟軍千人劫曾與玢
憺皆殺之而收其兵清懼陽說希烈兵寡請往幽州乞師行至
襄邑奔于劉洽德宗贈曾太尉實封百戶玢司徒憺工部尚書
清封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同時死難呂賁康秀琳左右僕射
梁典朝賈樂卿侯仙欽皆秩尚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勉與曜
訪其家子孫雖三世有非常降一等曾無後以兄子鄴襲與其
女各分封五十戶以奉其祀

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海州司戶叅軍如珪之子少勤文史與
李白等交善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聞其賢辟從事不應鎗蹟民
伍側身潛遁璘敗知名廣德中江淮宣撫李季卿薦授左衛兵
曹叅軍大曆初澤潞李抱玉奏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檢

校庫部員外郎出爲歸州刺史建中初涇原留後孟皞表試祕書少監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尋改汾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普王帥荆襄仍充司馬從幸奉天遷給事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破賊之謀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爲人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其下因久叛亦頗厭亂竊喜巢父之至欣悚喜忭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酒酣悅自矜其騎射拳勇若蒙朝廷見用無堅不摧說以國方有虞待子而息悅起謝數日田緒構謀殺悅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因衆意令緒權知軍務而還及李懷光擁兵河中復令與中使啖守盈宣慰授以太子太保懷光素服待罪其左右數千皆朔方蕃渾雜鹵驕悖不肅巢父宣言軍中誰可領節制者衆以嘗使魏博疑其謀出自巢父驚曰太尉盡無營矣遂

謹諫懷光不行禁止乃徙一使上聞震悼贈巢父左僕射諡曰忠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子戡字方舉初因父死錄授修武尉復舉明經書判高等授校書郎改陽翟尉入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分司東都嘗牒澤潞言昭義節判徐玟狡猾助成虛從史惡因以孟元陽代之復于進用列狀上聞竟流播州又語京兆裴武今郾坊從事彭充符乃彭偃子昔爲朱泚舍人僞作詔書指斥乘輿在京千人薦舉武卽日逐之後歷汝潭二州刺史充湖南觀察使文宗時入爲大理卿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累月亢旱自禱於曲江一夕大雨上甚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登進士大中後歷位通顯孫晦從子戡字勝始祕書郎岑父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幕府長

榮死虛從史代留掌書記嘗密諫從史不從戡乃公言折之從
史怒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名爲賓佐從史忌謂舍我從
人卽誣以事奏三上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東都不赴調
而卒年五十七贈駕部員外郎
石演芬本西域人初以武勇事李懷光畜爲假子任朔方邠寧
節度兵馬使兼御史大夫尤所親信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
和演芬使門客郤成義密往行在疏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
統成義走告其子瑤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負我欲
破吾家宜卽死對曰我鄙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令呼我爲
賊今天子托公股肱公托我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爲不負公
死固吾分懷光大怒因使士齎食之事聞追贈兵部尚書賜其
家錢三百萬後捕得成義剖心以祭

高沐渤海人父憑從事宣武軍李靈曜亂密遣使奏賊中事狀
論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己盜有曹濮悉遂陷賊數年卒沐貞
元中及第以家族在邳李師古奏爲判官與同列郭昉李公度
等廣引古今成敗以諭師道前後導令爲善凡千言而李文會
林英懷奸挾詐乘間日夜讒構漸見疑忌令沐知萊州事英因
奏事至京又逼邸吏密報沐等潛有誠款至朝師道大怒文會
從而構之沐遂遇害血屬皆徙遠地與同效順崔承寵楊偕陳
佑崔清同被囚放郭昉名亞於沐拘之萊州備嘗困辱及淮西
平師道漸懼公度與其將李英異乘幾說以入獻三州并質長
子師道然之中悔將殺公度賈直言說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
至皆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是益其疾乃逐英異於萊未至
縊殺之及劉悟入邳遣召公度執手歔歔與昉並爲從事憲宗

下詔贈沐吏部尚書委馬總訪其遺骸以禮收葬優恤其家子孫具名開奏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登寶曆進士博學善屬文精通春秋言古興亡并王霸大畧如指諸掌兼以耿介嫉惡慨然有澄清王室之意痛憤元和後綱紀弛廢宦豎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策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致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請披肝膽舉漢儒董仲舒爲武帝言有未盡者一一爲陛下言之臣聞哲王之治其則不遠在陛下慎思力行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雖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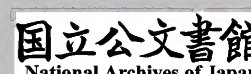
必書首月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安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又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降於清問臣未知果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幾之勤有所未至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之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以太祖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

吳子餘祭被弑書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杜篡弑之漸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必使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上命內竊朝權威攝斧戾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此宮闈將變也又按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以謂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事與定公無異况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又按春秋兩相殺不書其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者重其顛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又按

趙鞅以晉陽之兵叛人于晉春秋書其歸者善其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也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首亂者不達人臣大節以安君為名稱兵者不究春秋之微以逐惡為義典刑不出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不能固陰重之機而漏洩之也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盡言慮有不能用而反洩適足鉗直臣之口重奸臣之威故徘徊鬱塞以須上意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於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屏去褻狎名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球亂之術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雖不得治其前能治其後不得正其始能正其終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在

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又聞堯禹之爲君。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凶凶在朝。雖熈必誅。至秦二世。漢元成。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曷不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列。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昇平。陛下何怒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奸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失於疆暴。故奸臣畏死而害上。漢之亡。失於微弱。故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秦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按春秋。梁亡。不書取者。以其思慮昏而耳目

塞。止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而自取其滅也。今國君之所以尊重其社稷。社稷之所以重存其百姓。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百姓。如保傅。如乳媪焉。則人之於上。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所親者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宰吏。名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海內困窮。饑寒流散。方且貪臣聚歛。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此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又漢元卽



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稱甚美然不能擇賢而任之
以致失其操柄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彊黎元日困自陛
下卽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長息自喜復
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
將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
導之以德義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
矣。臣愚又聞德以脩己則人不勸而自立教以導人則人不教
而率從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必從
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耶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
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
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
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
之必行不可得也。臣愚又謂欲氣之和在遂其性以導之納人
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在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
賦歛輕而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刑罰清而人安矣。旣富則
仁義興焉旣安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感於
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又謂揀災旱
在乎致精誠謹按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君有恤
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閔人之心也。
故願陛下必如僖之致誠而旱不害物無如文之怠惰而變則
成災。又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
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
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
務則播植不愆矣。又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謹按春秋

臧孫辰告糴于齊議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
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
又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
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
進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
之吏息矣又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
謹按春秋盟諸侯不日而葵丘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
禁率奉王官之法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
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未聞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
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
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
事止於養階勲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
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踏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
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
閭里羈縻藩臣于陵宰輔隳裂王度汙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
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
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
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
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建
諸侯可以制猾奸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愚又謂生徒惰業由
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
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又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
者夫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
豪彊恩可以惠孤寡疆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

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卽絕干禁之患矣。又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又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誠以號令者治國之具，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又謂博延羣彥，造廷待問，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者，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慘，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顧忌，竊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言有司，或不敢薦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干權臣之手，幸而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所願也。時第策官馮宿買餽龐巖，咸咨嗟嘆服，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不敢取士人讀。

其辭至有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章論其直，同時被遷二十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參軍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乃敢空臆，盡言指切，左右帳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爲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涕，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雖訐必容，雖過必錄，獎書于策，千古光明。而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近臣銜怒，勅野惴息，萬一變興，非常費，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讐游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僂，人心一搖，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遠甚，內懷愧耻，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庶臣逃苟且之慙。

朝有公正之路。顧不美哉。帝不納。是後七年。果致甘露之難。迄於唐季。禍不可解。令狐楚。牛僧孺。皆表贊節度。判官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宦人深嫉。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贊當宦官。始熾。直言對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罷。譴逐身死。異士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贊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讒憤。尚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贊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邵守子。玄。後歷賀州刺史。

辛黨。雲京孫。生而癯。短才及中人。少排于野。力能止牛。聞里人。咳異。屠牛飯之。既長。學詩書。多慷慨。能擊劍。童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嶧。王錢穀。性廉勁。遇事不拘。文法能與。居合。人。擢。嶧。

年五十。不仕。慨然有流涕。下。觀之。志。趙。歷。勸。乃。攻。泗。州。部。當。要。害。讜。拏。小。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知。州。杜。悛。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為。吾。道。夫。子。為。人。何。幸。臨。教。吾。無。憂。矣。讜。亦。謂。悛。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決。同。悛。生。死。時。賊。張。甚。眾。皆。南。走。讜。獨。北。行。未。至。悛。以。為。憂。延。樞。曰。必。來。俄。而。果。至。悛。不。勝。喜。曰。城。危。飛。鳥。尚。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此。古。人。所。不。能。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已。焚。淮。口。讜。曰。事。棘。矣。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馳。三。十。里。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告。急。許。以。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眾。我。寡。無。宜。輕。舉。讜。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赴。援。乃。還。留。不。進。更。欲。何。為。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州。淮。南。為。寇。場。君。尚。能。獨。存。耶。即。欲。推。刃。向。公。昇。厚。本。持。之。讜。望。泗。州。慟。哭。麾。下。皆。流。涕。厚。本。義。之。許。餉。兵。五。

百讜什面于地而謝。衆夜半斬柵大呼。由水門入。惲亦出兵表裏夾擊。賊大敗。人心始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惲欲遣人迎勞。諸吏憚不敢出。又獨往犒而還。旣而淮南李湘與厚本皆被執。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出。見節度令狐絢及審權時相傳泗州已陷。疑讜爲賊計。囚之。乃引李嶧自明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併具鹽粟。值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決戰。斬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詔叫惲與下迎。泣表其功。授監察御史。泗州團練。擢官。讜無子。凡往來求救。過家十餘。未嘗入。待糧累二十萬。以獅子山僧元老寄廣陵。託惲視之。以存宗祀。惲益感之。論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惲宰相。瞻弟咸通。爲泗州刺史。聞難。完濬城。隄閘器械無不具。及賊。歎曰。

屬獨以身守惲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死。去之。衆聞皆泣下。賊將李圓易惲馳勇士百人入封府庫。惲陰伏甲士。陽爲好言厚禮。迎勞使賊不虞。明日宴毬場。伏發殲之。圓怒。傅城戰。傷殺數百人。退壁城西。助聞益其兵。遣人入城約降。惲怒殺之。會夜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僞建淮南旗幟。以誘杜審權兵千人。盡沒。戴可師合沙陀兵二萬。復爲所破。外援斷絕。賊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餽以給。懿宗遣使加惲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累不得志。遂解去。闕凡十一月。士賴拊循。皆殊死奮。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黃碣。閩人。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其能。爲

漳州刺史徒。魏淵有治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魏威勝軍節度副使。昌反。諫曰。大王拔起田畝。席貢輸之勤。致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昔桓文不敢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王。僻嬰一城。為大逆。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也。昌怒。不順。已斥出之。又移書幕府李愔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為。稍耶。或竊其書以示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詎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為。而反求死命。抵溷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又名會稽。令吳錄問策。錄曰。王為真諸侯。不遺榮于孫。而乃作偽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亦族之。又名山陰。令張遜如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為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致以身許主也。昌惡之。以遜不知天意。托邪說。拒我。因而殺之。昌敗。

有詔。聚諸人。後不得贈。碣尚書諸皆郎官。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邈五世從孫。揆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拜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既而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刁黃。執揆厚禮。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揆不諱。克用怒。使以錯解之。錯齒不行。罵曰。死狗奴。解人當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聲不輟。至死。昭宗憐。贈右僕射。

開日唐末。寂寥草竊。孔騷君臣。大義舟虛。瓦飄昌平之疏。聊以解朝。

